

鲁迅杂文选讲

魯迅雜文選講

上海師大中文系函授組編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说 明

《鲁迅杂文选讲》和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讲》这两本教材，在上海师大、上海师院、教育学院合并期间，由这三校现代文学教研组的部分教师共同编写。现因三校分开，语文函授教学工作由上海师大承担，所以，这两本教材由师大中文系函授组整理定稿。如有缺点和错误，请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上海师大中文系函授组

1979.1.

目 录

一、随感录(五十七)现在的屠杀者·····	2
二、《呐喊》自序·····	9
三、未有天才之前·····	25
四、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·····	39
五、纪念刘和珍君·····	67
六、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·····	88
七、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·····	100
八、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·····	140
九、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·····	154
十、“友邦惊诧”论·····	166
十一、论“第三种人”·····	176
十二、为了忘却的纪念·····	196
十三、小品文的危机·····	219
十四、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·····	232
十五、拿来主义·····	253
十六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·····	264
十七、三月的租界·····	279
十八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·····	293

随 感 录(五十七)

现在的屠杀者

(一九一九年)

高雅的人说，“白话鄙俚浅陋，不值识者一哂^①之者也。”

中国不识字的人，单会讲话，“鄙俚浅陋”，不必说了。

“因为自己不通，所以提倡白话，以自文其陋^②”，如我辈的人，正是“鄙俚浅陋”，也不在话下了。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，也还不能如《镜花缘》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，满口“酒要一壶乎，两壶乎，菜要一碟乎，两碟乎”^③的终日高雅，却只能在呻吟^④古文时，显出高古^⑤品格；一到讲话，便依然是“鄙俚浅陋”的白话了。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，竟至总共“不值一哂”，真是可怜煞人。

做了人类想成仙；生在地上要上天；明明是现代人，吸着现在的空气，却偏要勒派^⑥朽腐的名教^⑦，僵死的语言，侮蔑尽现在，这都是“现在的屠杀者”。杀了“现在”，也便杀了“将来”。——将来是子孙的时代。

注 释

① 哂(shěn 沈)，微笑。

② 文，掩饰。以自文其陋，用来掩饰自己的鄙陋。

③ 《镜花缘》，长篇小说。一百回。清李汝珍作。君子

国，即该书所写的“淑士国”。旧称酒店里的伙计为酒保。酒保说的话，见该书第二十三回《说酸话酒保咬文》。

- ④ 呻吟，这里指从前念诗文时那种成一定声调的有节奏的诵读。
- ⑤ 高古，清高古雅。
- ⑥ 勒派，强行。
- ⑦ 名教，儒家鼓吹的“名分”、“教化”的简称。实指反动伦理道德规范。鲁迅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一文中，有“名教的斧钺”的说法，揭露名教杀人的反动本质。

一、时代背景：

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《马克思研究专号》，署名唐俟。后由作者编入《热风》。“五十七”为《新青年》以《随感录》为总题目所发表的短评的序号。

当时，中国革命处于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“五四”高潮时期。毛主席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说：“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，自有中国历史以来，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。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、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，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，立下了伟大的功劳。”鲁迅积极地投入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最响亮地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呐喊。一九一八年五月，他第一次以“鲁迅”为笔名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此后“一发而不可收”，又陆续写了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、《阿Q正传》等著名小说和数十篇“匕首”、“投枪”般的杂文，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余孽

和毒害中国人民达二千多年的孔孟之道进行了深刻的揭露，成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“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”。

面对着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，封建势力是不甘灭亡的。在文化界，以林纾(林琴南)、刘师培等人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——“国粹派”疯狂地反对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运动。他们在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、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》、《致蔡元培书》等文章中，把孔孟之道和宣扬孔孟之道的文言文说成是了不起的“精神文明”，美其名曰“国粹”，说什么抛弃“国粹”，就要亡国。同时恶毒地攻击白话文“鄙俚浅陋，不值识者一哂”；胡说什么如果可以用白话作文章，那么“都下引车卖浆之徒”和京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当教授了；诬蔑提倡白话的人是“因为自己不通，所以提倡白话，以自文其陋”等等。他们如此起劲地鼓吹“保存国粹”，提倡文言，反对白话文，以维护封建文化，挽救垂死的封建统治，开历史倒车，是十分反动的，危害很大。为此，鲁迅便以“随感录”等形式，写了一系列短小、泼辣的杂文，揭露、讽刺“国粹派的丑恶灵魂，给封建复古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。随感录五十七《现在的屠杀者》便是其中的一篇。

二、内容简析：

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，着重揭露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荒唐可笑和反动本质。

文章一开头，作者就开门见山地摆出了封建卫道士反对文学革命的反动论点，并用“高雅”一词嘲讽“国粹派”林纾之流。紧接着，抓住他们言行不一、自相矛盾的虚弱面目迎头痛击。其中针对林纾一伙咒骂不识字的人讲“白话”和

提倡文学革命的人用“白话”都是“鄙俚浅陋”的谬论，指出：这几位“雅人”自己，也并不能象《镜花缘》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，整天满口的“子乎者也”的那么“高雅”，而“只能在呻吟古文时，显出高古品格”，“一到讲话，便依然是‘鄙俚浅陋’的白话了”。这一下子就剥去了“国粹派”的“高雅”的外衣，使其自相矛盾，不能自拔。在此基础上，又含蓄地说：“四万万中国人咀里发出来的声音，竟至总共‘不值一晒’，真是可怜煞人。”意在说明：不是四万万中国人咀里发出来的声音不值一晒，而是这些“雅人”真正可怜煞人，给林纾之流以极大的讽刺。

在揭露了“国粹派”的荒唐可笑之后，鲁迅进一步剖析了他们的反动实质。指出这一伙叛离广大人民群众而妄想“成仙”、“上天”的现代“高雅”者，如此卖力地推行朽腐的名教、僵死的语言，目的是“侮蔑尽现在”，反对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，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使中国永远与世隔绝，以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。因此，鲁迅称他们是“现在的屠杀者”。因为“现在”还要发展到“将来”去，所以鲁迅进一步断言，“杀了‘现在’，也便杀了‘将来’——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”。鲁迅就这样抓住敌人代表性的反动论点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予以严厉的批判，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。

本文在驳斥林纾之流的反动谬论时，采用了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方法，紧紧地抓住论敌言行不一、自相矛盾的要害，冷嘲热讽地进行猛烈的抨击，致敌死命。

全文简明扼要，短小泼辣，含蓄生动，喜怒哭骂皆有。特别是“雅人”、“高古的品格”、“做了人类想成仙”等幽默讽

刺的语言，富有极强的表现力，使论敌啼笑皆非。

三、参考资料：

鲁迅有关论述

什么叫“国粹”？照字面看来，必是一国独有，他国所无的事物了。换一句话，便是特别的东西。但特别未必定是好，所以应该保存？

譬如一个人，脸上长了一个瘤，额上肿出一颗疮，的确是与众不同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，可以算他的“粹”。然而据我看来，还不如将这“粹”割去了，同别人一样的好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：《热风·随感录三十五》

那时候，只要从来如此，便是宝贝。即使无名肿毒，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，也便“红肿之处，艳若桃花；溃烂之时，美如乳酪”。国粹所在，妙不可言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：《热风·随感录三十九》

要催促新的产生，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，则竭力加以排击，……
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《三闲集·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

凡中国人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，须一个筋斗便告成功，才有立足的处所；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。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，不许说话；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，为天地所不容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：《热风·随感录四十一》

无论如何，不革新，是生存也为难的，而况保古。现状就是铁证，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。

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，无论是古是今，是人鬼，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，祖传丸散，秘制膏丹，全都踏倒他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：《华盖集·忽然想到(六)》

仰慕往古的，回往古去罢！想出世的，快出世罢！想上天的，快上天罢！灵魂要离开肉体的，赶快离开罢！现在的地上，应该是执着现在，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。

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。这都是现世的仇仇，他们一日存在，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：《华盖集·杂感》

曾经阔气的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，未曾阔气的要革新。

……

他们之所谓复古，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，并非虞夏商周。

《而已集·小杂感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

看看报章上的论坛，“反改革”的空气浓厚透顶了，满本的“祖传”，“老例”，“国粹”等等，都想来堆在道路上，将所

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：《华盖集·通讯》

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，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，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？如果是坏不好的，就是反动、倒退，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：《集外集拾遗·关于知识阶级》

……历史的巨轮，是决不因邦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；我已经确切的相信：将来的光明，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。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：《集外集拾遗·〈引立集〉后记》

《呐喊》自序

(一九二二年)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^①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^②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^③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^④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^⑤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^⑥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^⑦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^⑧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

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^⑨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^⑩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^⑪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，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^⑫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^⑬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

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^④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

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^⑤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^⑥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^⑦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^⑧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例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

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^①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的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^②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^③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^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注 释

- ① 质铺，即用押物贷款的店铺，也叫当铺。是旧社会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高利贷剥削的一种工具。
- ② 药引，中医处方中，用以引导诸药达到病处的某种药物。
- ③ 平地木，即“紫金牛”，一种具有清热、利尿、活血、止血功用的药用植物。
- ④ 小康人家，有一定财产，能自给自足，生活过得较好的人家。
- ⑤ N指南京，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。鲁迅于一八九八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，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，一九〇二年毕业后即赴日本留学。
- ⑥ 伊，同她。“五四”初期白话文中，第三人称代名词，无论人、物均用“他”；稍后用“伊”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名词，称物仍用“他”至后来才有“他”、“她”、“它”之分。
- ⑦ 学洋务，这里指当时学习外文和西方科学技术、军事技术等。
- ⑧ 奚落，嘲笑。
- ⑨ 格致，源于“格物致知”，《礼·大学》：“致知在格物”，意即推究事物的道理取得知识。清朝末年统称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为“格致”。
- ⑩ 清末译成中文的关于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书。全体《新论》一卷，英国合信著，一八五一年出版；《化学卫生论》四卷，英国真司腾著，一八七九年出版。
- ⑪ 鲁迅在此讽刺和揭露了清朝末年绍兴一些乱开药方的江湖骗子，并不是对中国医药学的全盘否定。后来，他在《南腔北调集·经验》一文中说，《本草纲目》